

世界十大戰爭

楊杰題



世界十大戰爭

楊杰題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出版

世界十大戰爭

定價大洋壹元肆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譯兼
發行者

陸軍大學校函授處

印刷處

國華印書館

地址 南京中山東路

電話 二二二七二

經售處

陸軍大學校
陸大月刊社

地址 南京鼓樓漢口路

消費合作社

譯印原起

戰史研究之方式有三，一、爲始末記方式，二、爲應用戰術方式，三、爲戰地旅行。始末記則敘述經過，不加評論，或有于篇末略伸所見。應用戰術方式，則以戰地地形圖，爲所用地圖，其原起及經過，爲想定及狀況，于其中應有之工作，則作爲問題研究之，擇其原來事實之合理者爲原案，其不合理者，雖勝亦無取焉，蓋不以成敗爲得失也。戰地旅行，其手續略同上述，則又不啻戰史之現地戰術。然二、三兩方式，亦只能擇最近或最要之戰史摘授之，其餘世界各大戰爭，祇需瀏覽而知其梗概，則始末記方式之戰史尙矣。本處爲修學人員講義以外之參考起見，特延專家，將日文世界十大戰爭，譯出付印，并爲公諸同好起見，廉價發行，茲于出版伊始，爰記其原起如右。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 日 楊 杰 述

世界廿大戰爭總目

美國獨立戰爭

克利米亞戰爭

鴉片戰爭

普法戰爭

俄土戰爭

普奧戰爭

英法戰爭

美國南北戰爭

日俄戰爭

歐洲大戰爭

日人矢橋三子雄
陸軍大學校函授處譯印

美國獨立戰爭目次

美國獨立戰爭之原因

美國獨立之遠因

英首相之妄斷與美洲殖民之激昂

誓死不應英國要求

獨立戰之戰況

第二回聯合會議與華盛頓被舉爲大元帥

榜卡山之激戰

賓倫頓與朴林斯頓之戰

法國承認美國獨立

英國媾和條約

華盛頓就任第一屆大總統

美國獨立戰爭

一、美國獨立戰爭之原因

古人有言曰：「艱難與快樂，常成正比例」。旨哉是言。艱難之極，快樂之至也，個人亦然，國家亦然。君不見，美國於世界萬國之中，首創共和政體，其臻臻日上之富榮，今日固令世界各國，垂涎萬丈，不知美國至此，實演幾多慘憺悲劇，而犧牲生命，喪失財產，難以數計乎，此皆丹心報國之志士，茹苦含辛，誓為獨立，鞠躬盡瘁之結果，美國之有今日，決非偶然也。茲略述北美合衆國開國迄今慘憺悲劇之歷史，而與讀者回想當時美國獨立之遺跡焉。

十五世紀末葉，哥倫布，在伊薩伯利亞皇后後援之下，欲達極東（日本），遂於大西洋中，屢試航行，征帆東駛，不圖所發現者，乃美洲大陸，此項發現美洲大陸之消息，一度遍傳歐洲，歐人爭先恐後，相繼移住美國者，不知凡幾，而美國大陸，竟忽為十餘小國之聯邦所佔領矣。

其中英國居先，次之則為荷蘭瑞士法蘭西諸國，不數年間，數萬之歐人，越山渡海，而至美洲，曩昔虎狼成羣，毒蛇遍地，老樹蒼鬱，白晝猶暗，人跡稀少，猛獸所居之地，忽一變而為雞犬相聞之世外桃源矣。

一六〇七年，英國人首先創建弗吉尼亞國於節姆斯頓，一六一四年，荷蘭人建立紐約國於留阿姆斯特丹，其他各國，相繼成立，茲將當時所建之各小聯邦，例舉如下。

1. 弗吉尼亞國 (Virginia)。

美國獨立戰爭

美國獨立戰爭

二

2. 紐約國(New York)。
3. 新澤西國(New Jersey)。
4. 馬薩諸塞國(Massachusetts)。
5. 新罕普什爾國(New Hampshire)。
6. 馬利蘭國(Maryland)。
7. 科內提卡特國(Connecticut)。
8. 羅得島國(Rhode Island)。
9. 得拉章爾國(Delaware)。
10. 賓夕法尼亞國(Pennsylvania)。
11. 北卡羅來那國(North Carolina)。
12. 南卡羅來那國(South Carolina)。
13. 佐治亞國(Georgia)。

以上所舉者，為美國獨立當時互結盟約，誓死保全獨立體面之諸州，後世謂之為十三州，或稱十三聯邦。

星移歲易，經過幾多歲月後，英法等國人士，移住北美諸州者益衆，同國同種之士，相扶相助，齊集各處，於是，發生各種之部落，而組成一小社會矣，此即所謂殖民地是也。

此種小殖民地，其初本屬幼稚，英國政府，對此等殖民地極厚，對於此等殖民地之住民，以寬仁爲懷，給予自由執照，諸如此類，英國政府對於殖民地之政治，可謂用心矣。

無如物換星移，時勢進步，人民亦隨之進步，幼稚之殖民地，漸次成長，遂不願受本國政府之干涉，首先發難者，即當時預料中之格林摩斯殖民地也；該地殖民，欲得政治宗教之自由，遂大聲急呼曰：「吾人遠涉萬里重洋，離鄉別土，來此未開之地，現在吾人所造成之殖民地，實無受本國政府干涉之必要」云。至一六三六年，彼等議決：「無論任何租稅，非經代表彼等之議員同意，概不繳納」。此種「無議員則不納稅」之主義，從此確立，實非後日獨立之際始行決定者也。

但英國對於此等主義，則完全反對，英政府主張，對於一切殖民地，均須課稅，於是，殖民地對本國之糾葛，遂肇端於是矣。

美國獨立之遠因

既如上述，殖民地否認本國議會之課稅權，而實行抵抗，其原因，不外殖民地漸次發達，由殖民之自覺，不願本國政府干涉其內政之結果。但英政府，則既置重於獲得內政上之干涉權，後置重於增殖歲入之財源，苦心經營，惟盡力吸取殖民之膏血，以充本國國庫是圖，首唱壟斷殖民地之貿易權，以爲增稅之方法，欲達其希望，最初一六二七年，當時英國議會，遂決定「凡殖民地所產之烟草及其他之貨物，非先在英國上岸，完納關稅之後，不許向外國港口運輸」之規則。

一六五一年，更制定有名之航海條例，即殖民地之輸出入品，必須裝載英國或殖民地之船舶，一六六三

年，又復禁止世界各國，輸入物品於殖民地，只許由英國，以英船輸入貨物，至一六七二年，更規定由甲殖民地運至乙殖民地之砂糖、烟草、棉花等類，概須課稅。

依據此等條例，在殖民地方面，必須僅與英本國買賣，不能與他國直接貿易，於是，此種買賣之利益，遂爲英國商人所獨占，幸製造之權，未受英國干涉，殖民地人士，尙能忍從，欲藉紡績事業，補其利益，對於紡織方面，大盡厥力，今也，紡績事業，成效卓著，臻臻日上矣。

英國議會得悉上述狀況大驚，竟謂：「殖民地建設製造所，爲減殺服從之信念」。發佈法令：「自後在美洲殖民地製造之毛線、毛氈等，一概禁止輸出外國」。

當時，在新英蘭盛行製造之帽子，嚴禁向外國及其他殖民地輸出，殖民地聞之，異常激昂。因之，對抗英國政府之精神，漸次勃發，尤其如新英蘭之人民，平素勤儉，製造貿易漁獵，大爲他洲之冠，今勵行上述條例，三業皆受極大之影響，全體殖民，切齒扼腕，不勝憤怨，於是，遂團結一致，決心組織不買英國製品同盟，決議：「自後除萬不得已而外，不可購買一切之英國製造品，以其予英商以過分之代價，毋寧不買」。各家相誓，盡力實行，不用一切奢侈品，服用自製之織物，決不用由英輸入之衣服，力行儉約，反以服用布衣，麻布爲榮。

一方面，新英蘭之殖民，又復設立各種公司，獎勵國內製造，其紀念日之一節，殖民不問男女老幼，皆齊集在波士頓會館，紡織一日，哈瓦德大學畢業生，爲堅定其愛國心起見，參加授受學位儀式時，必着國內所製之布服，凡此種種，皆所以表示其團結也。

乃英政府不僅禁止帽子輸出，一六五〇年，更以殖民地之製造，妨礙本國，完全禁止，違者科以五百元之罰金，此項法令一度傳布，殖民激昂，達於極點，對於英國苛令之怨聲，漸趨惡化矣。

要之，英國自設置殖民地之初，即以殖民爲國家之機械，而壟斷其利益，而殖民則原爲愛好自由之人士，不能甘受本國之壓迫，今也，美洲殖民，竟高唱自由與獨立，一殖民地之奮起，立使全美殖民地之人民，爲爭自由，起而奮鬥，此實美國獨立之遠因也，其次，關於更令殖民地人民此種精神激昂之原因，即所謂獨立戰之近因者，亦不能不進而言之。

英首相之妄斷與美洲殖民之激昂

在上述情勢之中，適值法國與印度之戰爭勃發，美洲殖民，因之所費金錢，實達一千六百萬之鉅，而英本國所支出者，不過五百萬元，且併此五百萬元，英政府亦藉口實，欲令美洲殖民負擔。即謂：「此次之戰爭，乃爲保護殖民地而起，此等費用，不能不由全部殖民地負擔。於是，勵行航海條例，力圖防止密賣，當時所以發行「助力狀。」即爲此也。

於是，稅關之小職員，常藉此項條例爲後盾，擅入人家，或闖入商店，搜索密賣品，甚至藉此爲名，侮辱婦女，竟至個人家庭之和平，亦遭破壞，而人民私怨，亦不可得而禁矣。一七三一年，馬薩諸塞州，開始實施「助力狀」，人民大爲激昂，對抗英政府之精神，因之喚起，贊成與否，竟訴諸法廷，當時，檢事長節姆斯，鄂體斯，(James Otis 1725年生1783年卒)就其地位言，固應贊成「助力狀」，但彼乃正直君子，不能屈己以從不正，決然拋棄其職，爲殖民力爭，英國黨之一律師聞之，詰難之曰：「英國議會，主權者也，苟爲

美國獨立戰爭

六

良民，不可不遵奉命令，足下有何所見，而違背命令，援助若輩耶？」鄂體斯大呼：「子將謁上帝所賜之智能，右手退治此類苛酷之法律，左手抵抗其黨之小人，死而後已。」以斥之，自後，彼爲美洲殖民，出廷雄辯，其雄辯一度遍傳，輿論益被刺激，而反抗英政府之精神，更及於其他條例，抵抗之精神，益趨猛烈矣。在此種狀態之中，一七六四年，英國歲計，不敷三百萬磅，投入償還公債之基金，猶不能彌補。無論如何，非另求補給不可，當時英國首相古倫斐爾(Grenville)爵士，才識凡庸，無洞察將來之明，困窮之餘，以爲美洲殖民之財力，可以負擔，遂輕率從事，欲求此不足額之財源於美洲殖民方面，其年之三月十日，竟將上述議案，提出國會，即課美洲殖民以證券印花稅，藉此以爲此種國家急務之應急策是也，此種可惡可怖之意見，實爲激起驚天動地之美國革命之最大近因。

當時，英國國家。對於此項提案，亦未詳加考究，即輕率決定，古倫斐爾更以上項法案，提出五月五日之國會，國會亦毫無異議，予以決定，於是，首相古倫斐爾，大爲得勢，意氣揚揚，召集美洲殖民地各代表，通告課稅之意旨，當時，彼謂各代表曰：「在本屆議會中，此項命令，未必發布，諸君或自行決議，或用其他方法，務須繳納十萬磅之稅額。」云，是言一度傳至美國，適值殖民對英政府苛令，憤憤不平之際，對於此種不法之通告，豈能緘默，於是，殖民憤激，益達極點，反抗英國政府之氣勢，已達絕頂，各州議會，異口同聲，大呼不法，謂：「近來英政府，對我輸入品，實行課稅，吾人且以爲蠶食我輩之特權。況此次之課稅乎？如此次之課稅者，實蹂躪吾人之特權，而陷吾人於奴隸之悲境者也」。殖民地之憤激怨怒，既已如此，今也，彼等團結一致，憤然而起，以抵抗本國之政府，亦不得已也。

其間，激烈派則以所謂根本的抵抗爲目的，溫和派之諸州，則目的不在根本抵抗，僅在拒絕上述英本國之要求，諸州各派代表至英本國，請願中止制定證券印花條例，佛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博士，亦充賓夕法尼亞州之代表至倫敦，與其他各代表，同謁當時之首相古倫斐爾，力爲陳情，舌敝唇焦，請求中止上述條例，無如無情之古倫斐爾不聽，佛蘭克林等之運動，亦無益而終，當時，佛蘭克林曾致書賓夕法尼亞議會，謂：「英人中，竟無一人視吾人爲臣民，而以主權者自任，殊足令人驚異。」是言，實足以暴露當時英國政府當局之昏昧，受佛蘭克林等之嘲笑，而依然頑強無謀之首相古倫斐爾，明年二月，更將證券印花條例案，提出議會，當時，議會中，亦有二三議員激烈反對者，如孔威將軍白克佛德市長等，則謂英國政府無對殖民地課稅之權力，巴利上校，則謂：「英國既斷殖民地之貿易權，又復對殖民地課稅，凡此種種，既不正當，亦非得計也」。該上校又復一一列舉實例，痛論英本國衆議院議員，不明瞭殖民地之實際情況，如巴利上校者，誠可謂有先見之明之偉大人物也。

當時出納院長查爾斯童森德，反駁巴利上校曰：「我美國殖民，豈非因吾人之注意，而移住美洲者乎？豈非由吾人之恩惠，而有今日之發達者乎？豈非藉吾人之武威，以爲保護者乎？爲支出區區之費用，動輒議論紛紛，揆諸情理，殊屬不合，區區負擔，毋寧謂爲過輕也」。

巴利上校聞之，憤然而起，滔滔不絕，力加反對，其詞曰：「足下乎？所謂彼等因足下等之注意而移住美洲者，是何說也，彼等決非由足下等之注意而移住美洲，毋寧謂足下等之壓迫而移住國外，詳言之，彼等恐怖足下等之虐政，遠逃荆棘之地，遭遇艱難，苦於疾病，是故，與其謂彼等由足下等之恩惠而有今日，毋

寧謂彼等，惟其是被足下等附之等閑，而後始有今日之繁榮，又與其謂彼等，抑足下等之武威以為保護，毋寧謂彼等為保護足下等而用武力」。

雖然，當時縱有此等反對者，而上述議案，卒為多數議員所贊成，三月二十二日，竟以二百五十票對五十票之最大數可決，其後，閱十日，貴族院亦殆全場一致可決，於是，殖民地之請願，亦成泡影，悉被批駁，而證券印花條例，經喬治三世 (George III) 裁可，即將發表，是時，喬治三世，相傳為一瘋癲之人云。發表印花條例之消息，一度到達美國，時弗吉尼亞州，正值議會開會中，一議員名帕提利克亨利 (Patrick Henry) 者，少壯之律師，當時美國著名第一流之雄辯家也，彼捧讀此項消息。見英政府蹂躪殖民地之權利，怒髮冲冠，憤然而起，以慷慨之言詞，感動大眾，更在壇上，進一步，以其緊握之拳，擊桌而言曰：

「……希查之世，有布爾克斯查爾斯一世之時，有庫隆威爾，而喬治三世之世，則有……」。其言將涉及

英皇喬治三世之時，喊聲四起，大呼：「叛逆，叛逆，逐出叛逆」。此皆英國黨議員，欲妨礙其演說而為者也，但亨利毫無所忌，待喊聲既止，更繼而言曰：「……現在喬治三世，實不可不以過去之覆轍為殷鑒，……」其言滔滔，議員多受刺激，彼更提出對英之意見，無如其他議員，皆不若彼之大胆，惟簽以英政府無課稅權之意見，決定抵抗英國政府。

弗吉尼亞州如此，其他各州，亦奮然而起，忙於講求對英方策，其中如馬薩諸塞州，竟於六月六日之議會，決議傳檄各州，定期十月之第一火曜日，在紐約開美國殖民地總聯合會，協同一致，講求對付英政府迫害之方法。

當時，應檄而至者九州，提出種種意見，會議三星期之久，結果，決定對英王陛下，上書請願，對兩院提出意見，其要旨略謂：「吾人僅遵吾人所選議員之決議，完納租稅，英美遠隔重洋，無庸選舉議員，出席英國議會，遵從我州議會之決議可也」。暗示無納稅之必要，此種意見書，經到會會員，全部簽名蓋章後，即遞至英本國，此次集會，實為殖民地協同聯合之發端，而他日十二州聯邦之發達，亦肇基於此矣。

誓死不應英國要求

正議論紛紛之際，滿載證券印花之英船來矣，其第一箱，既卸王陸，殖民地住民聞之，憤怒達於極點，其卸貨地之波士頓，忽然一變而為騷擾之中心場所，當時殖民地之書記長鄂利發，受英本國之命，担任分配印花，其年之八月十二日，激昂憤怒之殖民地住民數千人，以鄂利發之偶像，吊諸木上，遊行市中，大呼應處彼以絞刑，警察見狀，欲加制止，彼等不服，齊呼：「寧死不應英國要求」。夕刻，搬偶像入市政府，表示輕蔑之意，更担至鄂利發之門首，大呼：「應行斬首」。闖入門內，欲捕鄂利發，時鄂利發已由移門潛逃，得告無事，暴動發生後，參事會震恐，即求民兵上校，出而鎮撫，該上校更不之應，蓋民兵之大部分，亦參加上述暴動故也。

今也，殖民憤激，達於極點，非將鄂利發斬首，或令其辭職，不肯作罷，殖民地住民，入夜後，猶結隊赴英政府之各機關，吶喊示威，鄂利發恐怖震慄之餘，翌日即行辭職，凡庇護鄂利發者，無論何人，不稍寬容，皆闖入其宅以洩憤，當闖入彼輩家宅之際，相傳殖民常先燃烽火，於其門前，然後各自口呼：「自由財產」，而闖入之，彼等之暴亂行動，既無人制止，閱日愈久，暴行益恣，其月二十五日，彼等竟進襲收稅員

及登記員之家宅，恣意放火，旋又馳赴知事公館，時知事已逃，邸中空虛，乃將珍寶器財，悉行破壞，放火焚燒，大唱凱歌而去，因此，殖民地創始以來之歷史，全部化爲烏有，而暴動日甚一日，可惜波士頓全市，又將歸於昔日之荒野。

有志之士，深以爲憂，乃先訪知事，力謀善後，約定暴徒之罪，一概不究，努力撫慰暴民，曉以大義，其後，秩序雖得漸次恢復，但此種騷擾，不僅波士頓一處，凡屬搬運印花上陸之地，皆發生大小之騷擾。

當時也，英本國方面，首相古倫斐爾辭職，已由羅京幹 (Marquis of Rockingham) 侯爵繼任，彼固愛好自由之士，殖民地事務，一切由孔威 (Conway) 將軍任之，孔威將軍者，昔年在議會中，舌敵唇焦，爲美洲殖民地，竭力辯護之人也，美洲殖民聞之，固屬喜出望外，卽倫敦與其他英國本土各大都市之市民，亦捨棄貿易上之利益，捧呈意見書，以援助孔威將軍之意見焉。

當時，內閣各大臣，仍以英政府之名譽與權勢爲念，始終主張貫徹初衷，謂：「現在若因殖民地之激烈抵抗而屈服，則權力恐將從此喪盡矣。」雖然，彼等亦深知初志不易貫徹，顧此慮彼，政府之根底，亦徘徊岐路，莫之能定，當此之時，如古倫斐爾者，始終反對自由之說，力主貫徹，僅此內外漸次動搖之際，彼有名之老皮特 (Pitt the Elder) 雖久苦於病，閉戶靜養，茲以國難當頭，不忍旁觀，遽扶病出席議會，先以自由之說，對抗當時內閣，力言課稅之不可，彼之言曰：「……其必發生惡結果之確證，握在予之手中，苟許予乘病輪往舍間一行，當取其參考書來，以示諸君」彼之論說，極爲悲痛，彼更進而言曰：「在立法行政上，英國尙爲主權者，大之支配小也，事屬當然，但租稅者，既非人民之贈品，亦非政府可以隨意徵收者也，

……予反以美人之抵抗爲可喜，若三千萬之人民，不解自由爲何物，徒爲毫無氣骨之奴隸，則必然可以使其他人民，淪爲奴隸，實可畏也，現在假定彼等之主張不正當，彼等之要求不正當，吾人一擊之下，何難擊退彼等，不過此次之事，實際彼直我曲，假令訴諸干戈，爲吾人計，殊屬危險，即令美洲殖民地敗北而倒，而吾人所受之損失，實際亦不可以道里計。」彼既斷然力言徵稅之不可，其議論之沉痛，竟爲感動當時政府之動力，就美洲殖民地言，更恰如良醫之藥石，起死回生之道，除此而外，無法他求，於是，英國內閣，再三思維之結果，遂向議會提案廢止印花條例，但同時，英國主張：「皆有統治殖民地之權。」此種主張，一方面表面上，課稅權雖亦包含其中，但要不外爲安慰反對黨（反對廢止印花條例之一黨）如此措詞，當時國會方面，始則主張不可廢止者居多，議論百出，結局，衆議院以一百六十七票對二百七十五票，貴族院以七十一票對一百零五票，遂通過廢止印花條例案。

美國殖民地之願望既達，此項消息，一度傳至殖民地，彼等手舞足蹈，欣喜莫名，當即舉行慶祝，熱烈異常，但事之得達目的，要不外皮特之賜，自紐約提倡弗吉尼亞、馬利蘭等州之議會，甚至有建設英王肖像之說，惟英國與美國殖民地之間，表面上雖保持調和，但兩者之軋轢，又復爲異日發生大軋轢大糾葛之原因矣。

至一七六五年，羅京幹侯爵內閣倒後，由被稱爲美國良友之偉人皮特任首相，由表面上言之，英美間之和平，當可永久保持，惜乎首相皮特，身體素弱，政務日繁，二豎復侵，病勢日趨沉重，遂將一切政務，委之財政大臣查爾斯童森德（Charles Townshend）已則隱退鄉里從事靜養，童森德雖具雄辯達知之才，惜乎

主義不定，缺乏政治家之見識，因此，爲買反對黨議員之歡心，多表失其信用，當時見前內閣廢止印花條例，議員多反對者，欲得其歡心，遂提出代替印花條例之課稅案，即一七六七年，彼所提對於由英向美輸出之茶、紙、玻璃、顏料等，悉行課稅之案是也，此類物品，殖民僅仰英國輸入，對於此類物品，實行課稅，則歸全部殖民負擔，殖民地方面之不能緘默遵從，不待智者而知矣，無如議會昏昧，不識大體，彼所提之租稅案，竟未詳加討論，輕易可決，六月二十九日，英王亦竟裁可施行，於是，殖民地課稅問題，又復勃發，首相童森德，只知汲汲於保全祿位，缺乏先見之明，提案通過批准後，即於各殖民地，建設收稅官吏之邸宅，發布法令，勵行徵收，此種舉措，適如放火枯草，殖民地烏能緘默，上述條例可決之消息，一度傳至美國殖民地，殖民之心目中，早已充滿不滿意英本國壓制之感情，聞訊之餘，反對之聲，全殖民地爲之傳遍，情勢猛烈，發行各種印刷品，皆力言英政府侵害人民自由，就中如蒂肯遜 (Dickinson) 者，則執筆著作所謂賓夕法尼亞農夫之書籍，大加痛論。

於是，美國獨立之精神，遂漸臻濃厚，而將向實際邁進矣，各洲無論何處，莫不爲此種精神所鼓舞，而重要之人士，則互通聲氣，協商將來之方針，一方面，英國議會之一舉一動，益爲離去英本國之原動力，因此，協力之精神，爲之益堅，各州極以互相提攜，着手聯合運動之必要，會東印度公司向英國會請願之問題發生，全美殖民，爲之憤激，於是，脫離英國之志決矣。

當時東印度公司，上書首相謂：「近來因爲美國殖民地人心不穩，茶葉未能如意暢銷，堆積倉庫中者，實達一千七百萬磅，願將此項茶稅，悉數繳納本國，而以茶向殖民地輸出，如是，則在該地無納稅之煩，自

然可望暢銷」。

當時之首相諾斯爵士(Lord North)(彼一七七〇年一月就職，在任迄一七八二年三月)，本屬庸愚，無先見之明，美人不納茶稅，雖屬無理，但不足輕重，彼不之悟，竟指令東印度公司謂：「東印度公司應以總稅額四分之三，繳納英國政府，其餘四分之一，即每磅三辨士之說，當由英政府令美人完納，至於免除殖民地租稅一節，違背命令，決難許可」云。

東印度公司，喜出望外，立即將茶向美輸出，殖民地聞之大驚，以爲此種之茶，一旦在各地卸貨，則不能禁其買賣，決在此類茶葉未卸貨前，設法防礙，使其不能卸貨，一方面，東印度公司，因既得英政府之許可，又已完納四分之三之租稅，揚揚自大，以汽船三艘，分載茶葉，於其年十一月，向波士頓出發。

消息傳至波士頓，市民大爲動搖，三五成羣，脅迫該公司之代理店，代理商人被其脅迫者，皆逃往威廉堡，滿載茶葉之汽船三艘，不知美國方面，發生此種騷擾，竟在波士頓入港。

波士頓及近隣之人民，聞訊聚集者，無慮五千餘人，決議驅逐此種船舶歸去，通知其代理店及其他與船舶有關係者，嚴重交涉，望其迅速退去，三船舶長至是，始知美國殖民地發生騷擾，簽認在茶未損失以前退去，較爲得計，擬從殖民之意志，乃當地知事，本爲壓制政府之一員，不能從殖民之言而許可之，不允發給該船舶出港時，必須向稅關呈驗之出港狀，船長等莫可如何，不得已停泊港內。

知事此種態度，益令殖民激昂，殖民聚會於波士頓，大呼：「宜將茶葉，投諸海中」，是言一出，不啻火上加油，喊聲一起，隨即有四五十人，面塗黑色，扮成印人，攜帶武器，乘風破浪，向停泊茶船之碼頭突進

，其後有一隊護衛保護之，彼等一面防備船舶之攻擊，一面侵入船中，將茶箱悉數破壞，所有茶葉，悉投海中，船員等畏其聲勢，未加抵抗，陸上羣衆，皆在岸上旁觀，緘默不言，事後，彼等竟悠悠離船，各人歸家。

是時，紐約亦到茶船二艘，其中一艘，被美人拒絕入港，回首歸去，一艘則藉名載有其他物品，駛入港內，私以茶葉與其他物品，相混卸貨，忽爲美人發現，悉投海中，又開到查爾斯頓 (Charleston) 之茶船，美人雖態度溫和，許其卸貨，但積存於狹陋之倉庫中，竟不知何時失去，一箱不留，此種手段，實屬巧妙，至於向菲列得爾菲亞進航之茶船，則船長在途中聞訊，深知終於不能卸貨，半途即行折回，安那坡利斯方面，有茶船一艘入港，竟被美人連船一併焚毀，該船船長見狀，爲緩和美人憤怒計，曾助美人放火燒船，其心亦可謂悲哀矣。

英茶在美之卸貨問題，情形既然如此，此種消息，一度傳至英本國，上自帝王，及國會方面，皆憤美人不法，欲採一種敵對行動，對美人暴力，實施威壓，其中尤以爲波士頓乃匪行之本源，不可不從嚴究辦，以儆其他，此種議案，一提出議會，即以一對四之比可決，且決議封鎖波士頓，禁止一切貿易，將馬薩諸塞州政廳，由波士頓移至沙倫 (Salem) 一方面，馬薩諸塞州，對於消毀之茶，上書請願，負責賠償，而英國議會，爲懲戒該州起見，猶毀其請願書，決議奪其特權，當日所謂「港議案」者，即指此也。

此外，英國國會，又復更進一步，制定各種苛酷法律，其一爲新定士兵住宿法，其法規定在殖民地方面，應以民費供給士兵住宿，并規定若輩士兵，行爲無論如何亂暴，責罰之權，操諸本國政府，殖民地方面，

無論對於任何事件，皆不能抗議，實屬不法不當之法律也。

此類法令，即在英國國會中，亦有認為無用之虐政，而大加反對者，美國殖民，豈能甘心服從耶？殖民地之憤怒，因之益深，殖民地之怨恨，深入骨髓，反對英政府之精神，與脫英獨立之精神，日漸增大，亦不得已也。

一方面，英國威壓殖民地之政策，益令美人協同團結之精神，日臻堅固，波士頓一度被英封鎖，無由貿易，市民陷於貧困，殖民地各州，一齊對之同情，如沙倫雖定為政廳所在地，可望從此遭逢好運，日趨繁榮，但顧念隣地波士頓之不幸，亦大加反對，如馬古爾赫得，亦以其港供波士頓商人使用，不取分文，元來波士頓市民，皆以貿易為生，今貿易之要道既遭阻塞，自然失其職業，迫於飢寒，新英蘭見波士頓市民之窮困，首先贈送日用品，南卡羅來那送米二百包，更約定再送八百包，北卡羅來那，則釀金二千磅，以濟波士頓之人民，當時，此等殖民地之人士，皆互相激勵，簽以「諸君乎？正理是從，勿撓勿屈，即令一握之茶，亦決勿納稅」。等語相勉，弗吉尼亞，馬利蘭等州，亦爭相援助波士頓，波士頓亦握有志會之牛耳，自捐五十磅為人民圖謀安全，而加拿大之英人法人等，亦同送麵包粉千桶，遠在倫敦之人士，且釀金十五萬磅，以激勵波士頓之市民，當時波士頓市民，雖遭遇此種困厄，竟無一人暴動，在平靜之中，歷然決定對英態度。

全殖民地協議，決開大陸聯合會議於菲列得爾菲亞，由各州派代表出席，共同決定對英態度，於是，一七七四年九月五日，各州代表齊集菲列得爾菲亞之卡賓卡斯館，舉行第一次大陸聯合會議，會集者凡五十五名，皆為各殖民地第一流之人傑，茲舉其重要者如左。

美國獨立戰爭

喬治華盛頓。

帕提利克亨利。

利查德亨利李。

葉德瓦德拉提列齊。

約翰拉提列提。

噶真。

沙謬爾亞丹斯。

約翰亞丹斯。

羅嘉夏曼。

飛利浦李温古斯頓。

約翰謝。

威廉李温古斯頓。

威查斯朋。

當時出席者，皆有爲之士，代表中，以弗吉尼亞代表拍提朗郎多爾夫 (Petran Randolph)，最年高，任議長，賓夕法尼亞代表查爾斯唐遜 (Charles Thomson) 被舉爲書記，議長郎多爾夫本愛爾蘭人，少壯時渡美，對於開拓殖民地事業，大爲盡力，後任菲列得爾菲亞之利葉卡商業學校校長，以誠實著名之君子也。

將着手議事之際，有人提案，應先祈禱，然後開議，一人反對，謂禮拜方法，各有不同，一致祈禱，殊屬不可，雙方各有其贊成者，不易決定，時，沙謬爾亞丹斯，立於席上發言，謂：「當此緊急之際，非吾人討論祈禱方法異同之時，無論其他任何方法，予亦樂予贊同，諸君宜贊成予之意見」於是，衆議始決，召菲列得爾菲亞素有名望之基督教僧資舍爲法師，合唱讚美歌第三十五篇，旋即着手議事，會有格吉將軍，已向波士頓砲擊之謠傳，各代表，一時失色，厥後，證明其爲謠言，始各安堵，當時，各代表之間，協同團結之決心，益臻堅固，所謂殖民皆屬同胞，不能不互相提攜，以當共同敵人之決心，業已熱烈喚發於各人心中矣。

其間，祈禱亦既告終，滿場沉默，寂然如無一人，旋帕提利克亨利，徐徐起坐，對衆演說，言辭流暢，議論切適，衆皆嘆服。

討論之結果，選舉委員起草，「權利宣言書」，宣言書中，列舉殖民有生命，自由，財產等，天賦之各種權利，主張同爲英國人民，應享參政，陪審公令請願諸權，并詳述彼未得殖民同意，在殖民地設置常備軍，又如喬治三世即位以來，所制定之十一條法令等等，皆屬蹂躪殖民之權利，最後更加一項，決然大呼：「我美人對於此類有害之法令政策，不能服從」。之口號，此實不外向英政府表示獨立之宣言，當時，出席各代表，更以由和平手段，恢復權利，救正疾苦爲目的，組織「亞美利加協會」，會章中約定：「不與大不列顛，或西印度羣島，或實行販賣奴隸制之國家貿易，不用英國物品，尤其不用英國茶，對於不加入協會之殖民地，亦與之斷絕貿易」。

更囑託約翰吉肯遜起草上英王喬治三世之請願書，及致加拿大人民之檄文，又由利查德亨利李，作告殖民地人民之紀錄，由約翰謝，作告英國國民之檄文，起草完畢，提經會議決定後，即分頭發送。

此種美國殖民之行動，英國本土方面，有心人皆大爲注意，如老皮特者，尤極口讚揚美人之態度，一方面，更向英內閣力言，應容許殖民之要求，互相攜手而行，不幸勞而無功，英美之隔閡，日甚一日，彼此之軋轢，暗中益趨濃厚，而破裂之日至矣。

獨立戰之戰况

大陸聯合會議議論正酣之際，波士頓及其近隣方面，一切漸改面目，殖民着手演習武事，警備人員，城鄉各處，組織隊伍，互相發誓：「一旦非常事變發生，不過一分鐘，即須完整戰備」，同仇敵愾，暗待時機，會英政府嚴禁運送軍用品至美國，密令王黨各知事，掠奪殖民地各武庫所藏兵器火藥，格吉奉命後，即於夜間，暗遣兵卒一隊至查爾斯頓，奪其武庫中所存火藥，全部移諸威廉堡，民間警戒人員得訊，當即集齊，愈露憤怒之色，而會知事，而問其理由，迫令將所奪火藥，送回查爾斯頓，當時，形勢不穩，大亂即將爆發，幸其他羣衆，百方撫慰，始得無事，原來馬薩諸塞州之知事格吉，乃一只知有腕力之軍人，愚昧不明，不知時勢，徒恃武斷壓制，不解自由主義爲何，彼見民間警戒人員動搖，以爲若輩企圖叛亂，即以士兵一團，扼波士頓與大陸聯絡之咽喉，遮斷若輩之交通。

此舉一度傳播全殖民地，殖民激怒達於極點，查爾斯頓附近之住民，即佔領武庫，以備不虞，新罕普什爾之朴次茅斯 (Portsmouth) 方面，則由其後晉任陸軍少將之約翰沙利旺率兵一連，奪壘壘，運去火藥一萬箱

，大砲若干門，新坡特方面，乘軍艦不在，奪去大砲四十九門，此種情形，不僅新英蘭爲然，北部及南部之殖民地，亦頻謀防備之策。

各州人心恟恟，急於防備，弗吉尼亞，則數隊民兵，研磨武器，實行操練，華盛頓以下之將校，皆巡視各地，大有防備。

一七七四年，在此種騷擾之中告終，至一七七五年一月等，此等騷擾，皆傳入英人耳中，英人中，對殖民表同情者，固屬不少，尤其是大陸聯合會議之檄文，由佛蘭克林（其時佛蘭克林在英國）之盡力，廣布於英國全土後，英人亦漸明真相，謂英府違法，而非難漠視殖民權利之政府。

一方面，格吉將軍在美國，則使用偵探，以窺殖民之動靜，據偵探報告，知殖民貯藏武器彈藥於空可爾得（Concord），即欲以兵陷其武庫，密祕着手準備，惟愛國者之耳目，莫由能惑，結局，竟被安全委員名吳鄂倫者得悉，具報於列旗新頓之約翰項可夫庫特，沙謬爾亞丹斯，此四月十八日事也。是夜，使者將由波士頓出發，會格吉當日下令，日沒以後，無論何人，一律禁出府外，使者二人，於禁令尙未發表以前，急先行出府外，二人分道向列旗新頓進發，同時，在此教會之尖塔上，吊一燈籠，向查爾斯頓之愛國者，表示非常警告。

其夜十時，英國之輕步兵及砲兵，合計八九百人，乘夜色黑暗，駕舟至肯布利吉（Cambridge），更欲向空可爾得潛行，不圖爲美人知悉，各處擊警鐘，放警砲，以報敵人來襲，英將斯密氏中校得訊，知爲美人探悉，大驚，急遣使向格吉求援，而命皮提匡少校急行，佔領空可爾得之二橋，皮提匡少校，即率所部前進，

途中每遇敵人，皆俘虜之，獨一農夫逃脫，馳往列旗新頓，傳播警告。

十九日，皮提匡與部下到達列旗新頓，時美國方面之警備人員八九十名與其他美人，一同潛伏於草地之上，見英軍前進而來，不審何故，以爲英軍之來，爲捕項可夫庫特與亞丹斯二人也，往告二人，促其逃去，此外，非所計也。

乃皮提匡既至，卽命部下，準備戰鬥，親自馳馬前進，大呼：「叛賊，其速解散」。繼而部下亦和之曰：「罪徒，罪徒，繳械解散」。言猶未了，一場戰鬥，已開始於兩者之間矣，英兵求勝砲擊，美人亦以槍砲應射，無如事出意外，美人方面，未能充分準備，致被英軍射殺七人，負傷九人，不得已，暫時解散，於是，最初之勝利，遂爲英軍先占矣。是役固屬小戰，但歷時七載之美國革命獨立戰爭，實從此開幕矣。

未幾，斯密氏上校，率部下諸兵開到，於是，全軍乘勝，悉向空可爾得前進，將達六英里之地點時，空可爾得方面，已接到列旗新頓事件之消息，警備人員，皆在北教會附近草地集合，整其戰鬥準備以待命，午前七時，英軍分二路前進而來，警備人員見之渡橋向小丘之頂退去，英軍乃置精兵於橋上以守之，其間，軍用品被英軍發現者，皆遭毀棄，英兵且闖入人家，恣行掠奪，是時，丘上美兵，忽然增加，竟達五百五十餘人，旋即徐徐向橋上守兵，開始戰鬥，兩軍混戰不久，英兵卽漸呈敗狀，開始退去，美兵見狀，頻由樹蔭離下以及家宅之中，發砲不止，當時英兵，不得已退却待援，乃援兵不易到來，而美兵人數益增，其勢益烈，旋對英兵，開始攻擊，斯密氏上校，身負重傷，部下兵士，亦多戰死，今也，英兵勝算既已絕望，惟有棄甲而逃，歷兩小時以上，漸達列旗新頓，幸在列旗新頓遇帕希爾士之援兵一千，野砲二門，始得暫時休息，以

整理其新防禦之準備焉。

一方面，美兵亦以許斯(Heath)將軍及休鄂新等到來，鼓舞指揮，士氣大振，進迫英兵，英兵退至列旗新頓，未得片刻休息，不得已又復退却，當其退却之時，沿家放火，捕辱婦女，恣行掠奪，美兵見狀，益爲憤怒，追擊益急，英軍之帕希爵士，迫於危殆，加以鄰近美人，奮然而起，各處響應，因此，英兵四面楚歌，八方受敵，帕希爵士所部，只見死亡人數，時刻加增，今也，彈藥告盡，進退維谷，急速後退始得逃去。是役也，美軍死八十人，英軍死者，實達三百餘人，於是，第二次之接戰，竟歸美兵大勝，而前回之敗北，亦藉此挽回矣，此種消息，一度傳至各殖民地，無異暴風煽猛火，延燒莫能止，而全殖民地之愛國者，皆奮然而起矣，當時，各地愛國之士，適如洪水汎濫，蜂擁而至，其中如布提蘭者，當日正在從事勞動之際，聞訊，立即跨馬首途，十八小時，馳驅百英里以上，及到波士頓，猶在勞動服而未之易也，於是，二萬以上之美兵，即在波士頓建築城塞，從事驅逐英兵，一方面，殖民地各處，皆召開大會，託安全委員召募兵員，以應危急，因此，自馬薩諸塞以迄西約吉亞之間，王黨知事之權威，完全墜地矣。

二、第二回聯合會議與華盛頓被舉爲大元帥

一七七五年五月十日，第二回大陸聯合會議，再在菲列得爾非亞舉行，其議員與職員，殆與第一回相同，僅拍頓郎多爾夫，被弗吉尼亞州知事召去，選拓馬斯居發遜爲議員，以補其缺，議長一席，則舉約翰頓可夫庫特充任，此外，佛蘭克林博士，久充殖民地代表，住在英國，第二回大陸聯合會議開會，歸抵美國，即被舉爲議員。

美國獨立戰爭

當時各方面，因見第一回聯合會議，關於各點，所議定之種種方策，各州議會，皆全部承認，大受激勵，乃奮起而舉行第二回之聯合會議，第二回聯合會議之舉行也，其目的在掌握自己之權力，以斷行各種政策，較諸第一回之僅爲反對英本國之處置，而協商請願者，自然大異其趣，故第一回期與英本國調和，公開舉行，此次則種種方面，大改面目，尤其是戰亂既起，彼此互相敵視之際，此種會議，焉可公開，於是，祕密舉行，禁止旁聽，而代表各州之議員，其志氣亦自然與第一回迥然不同矣。

開會之時，先由各委員報告國情，更就去年以來，發生之各種事件，加以考察，首先考究列旗斬頤及空可爾得戰鬥之原因，當時，軟派人士，主張致書英國國會請願，約翰亞丹斯決然反對，滔滔其詞，力言不可，彼謂：「吾人既不能沾陛下之恩澤，而國會又不以同胞視吾人，請願不過徒遭一笑，要求之書頻上，亦無非反被輕蔑而已，既往如此，今後之事可知，此際爲無用之要求，而遷延誤事，不能謂爲得計，」因此，衆議一決，遂僅對英王，上一形式上之請願書，一方面，始終奉戴英王，一方面，講求正當防禦之手段焉。

此外，在會議中，更組織所謂「盟約聯邦」者，盟約中規定各殖民地所轄境內之事務，由各該殖民地處理，關於宣戰媾和，及條約貿易等，則由聯合會議處理之，聯合會議，握中央政權，負萬機之責，施政之初，第一卽由不論何人，無論有任何情由，概不許以物品，供給英國陸海軍，實行在殖民地內，築壘塞，集齊兵器彈藥，召募兵員之計劃，以合衆殖民地之德義爲抵，保證償還，發行公債二千萬元，以充各種費用，舉辦諸事。

當時會議中，復有選定大元帥一人，委以兵器全權之議，各議員之意見，分爲兩派，一則主張「新英蘭

軍選舉一人爲新英蘭軍司令足矣」，一則反對其說，主張「應選一可以統轄全殖民地軍隊之司令官」。

時，華盛頓正長軍事委員會，提出攻守二策，博得多數贊同，聯合會議，遂知其長於軍事才，而知其爲溫厚之政治家，屬意於彼者，又頗不乏人，吳鄂倫致沙謬爾亞丹斯書中，亦告以馬薩諸塞州多數名士，皆希望任華盛頓爲大元帥，帕提利克亨利，於第一回聯合會議閉幕後，歸抵鄉里時，鄉里人士，訊彼「會議中第一人傑爲誰」。彼亦對曰：「若論吾辯之才，則南卡羅來那之拉提列齊氏，不愧首屈一指之雄辯家，苟就明智善斷之人才而言，則華盛頓上校，全場中唯一一人，無出其右者」。約翰亞丹斯，亦暗示以華盛頓，擔當大元帥之大任。

閱數日，聯合會議，既可決軍隊編成等案，規定大元帥月俸爲五百元，將着手選舉，馬利蘭州之約翰遜，即指名選舉華盛頓，結局以無記名投票，全場皆舉華盛頓爲大元帥，翌日，即六月十五日，由議長正式通告華盛頓當選。

於是，華盛頓即席起立，簡單致詞，感謝意外之榮譽，在全體議員之前，誓專心一意，以盡厥職，維謂：「予固不敏，深知不能勝此大任，只以汲汲於救國家之危難，敢任其責，願懇辭一切俸給，而以自費供職」云。聯合會議，感謝華盛頓之廉潔無慾，誓爲美國之獨立自由，縱拋棄各自之生命財產，亦助之護之而信賴之，北美合衆國獨立之基礎，實由華盛頓之就任大元帥而確立矣。

榜卡山之激戰

美國殖民地之大陸聯合會議開會，「盟約聯邦」正在組織之際，英軍已於一七七五年六月，以一萬軍隊，

集合波士頓，大爲之備，美將瓦德知英軍將布陣營於馬薩諸塞州之榜卡山，欲先發制人，由朴列斯可特上校，命部下之一隊一千餘人，集合肯布利吉託哈瓦德大學校長，向上帝虔誠祈禱之後，向查爾斯頓地峽前進，決定以布利得山爲對抗榜卡山之好地，終夜以鋤犁，努力工事，時天清月朗，萬籟俱寂，波士頓英軍，大呼「萬事妥當」，其聲無異近在咫尺，明瞭可辨，美軍嚴守肅靜，含枚無聲，英軍固無由知美軍之據其地也，及翌（六月十七日）晨，見美軍砲台，忽然築成，大驚，卽欲盡驅美軍，由英將哈武率兵三千人，着手攻擊，開始攀登布利得山，山上美軍，靜坐於砲台後，以待英兵接近，未幾，英兵進至離砲台二十五碼以內，朴列斯可特，大喝一聲，命令發砲，一時彈如雨注，亂射英軍，英軍傷亡，不計其數，殘敵胆寒，不堪再用，於是英軍隊伍大亂，而開始退却矣。

英將格吉，由查爾斯頓見狀，切齒大怒，號令諸兵，以槍砲亂射美軍，砲煙冲天，不辨咫尺，英軍之勢復振，再來襲，美軍仍努力誓死防戰，英軍又復不能進兵，開始退却，旋以新兵來援，三向美軍開始攻擊，美軍人存必死之心，努力防戰，不幸彈藥告盡，不能砲擊，於是，勇敢愛國之美兵，乃擲碎石，揮槍床，以抗敵人，無如此種情形，到底不能持久，結局，不得已棄山退却。

是役也，美將吳鄂倫，身負重傷，卒告死亡，回憶當初，拂曉作戰，朴列斯可特，以司令之任託之於彼，彼謂：「鄙人尙未熟練，不能勝此重任，不過爲演習起見，個人前來參加而已」。再三力辭，朴列斯可特，復再三勸進，彼不能拒絕，遂就其職，今彼遭此不幸，實可憫也，傳英將聞之，欣然而喜，謂：「彼之死，較諸死五百兵卒痛快」云。

是役，美軍雖敗，而勇氣更增百倍，美軍雖然武器不精，彈藥缺乏，但心如堅鐵，克以寡敵衆，最初兩次戰鬥，英軍爲之胆寒，荷彈藥不缺，必握勝算無疑，此美軍之所以自信，雖遭敗北，不稍挫折其銳氣，而益形激勵奮起之原因也。

華盛頓既護選就任大元帥，未幾，即率大兵一萬四千人，向波士頓進發，與英軍對峙時，所部兵卒，多新由田間來，初不料與敵交鋒，一聞實際戰鬥之艱難辛苦，未及交兵，即欲歸去者甚夥，加以粗衣惡食，兵器不足，槍砲彈丸，每人不到九發，華盛頓費盡苦心，勸慰激勵，一方面，補其兵器之缺乏，一方面，不使英將格吉，越波士頓一步，其心勞，實匪言可喻也。

其間，雖在各處小戰，華盛頓仍滯留肯布利吉，而開戰第一年之歲月，亦告終矣。

明年（一七七六年）英王喬治三世以下，英內閣初則侮辱美國軍隊，謂「若輩叛徒，何能成事，鎮壓若輩，易若反掌耳」。君臣上下，大爲安心，乃事實大相懸殊，每次由殖民地傳來之情報，皆適相反對，不覺杳然大驚，於是，英內閣乃遣使至德，募集傭兵。

一方面，美國之聯合會議，既汲汲於兵器彈藥之購入，見華盛頓仍滯留肯布利吉，不再進攻，即頻迫促，望其迅速攻擊波士頓，驅逐英軍，當時華盛頓本非故意遲滯，只以士兵多未熟練，彈藥尙欠充分，輕舉妄動，殊非得計，故滯留不前，看着準備，今也，各項準備，既略就緒，即欲一舉擊破英軍，乃於其年之三月十六日，乘夜半之際，派兵至朶切斯塔高丘，建築砲台，朶切斯塔者，距波士頓最近之高丘，一登其頂，不特波士頓全市在望，即波士頓港之全部，亦俯瞰無遺之要地也。

翌晨，英軍無意中眺望丘上，見美軍砲台已成，不禁狼狽大驚，焦急之餘，謂非擊退美軍不可，無如是日，強風暴雨，攻擊未能如意，其間，美軍軍備益整，由丘上，向波士頓之英軍陣地，激烈砲擊。

英將哈武將軍，想起美軍前年在榜卡山之善戰，認爲以其向美軍交戰，毋甯退而避之爲得計，於是一戰未終，有砲不發，卽率陸海軍及其他王黨之士卒，全部乘船，向哈利發庫斯退却，結局，不傷一兵，克復波士頓，華盛頓之功大矣，明日，華盛頓帶兵入波士頓，市民歡迎，拍掌喝采，祝其萬歲，波士頓全市，歡聲盈耳，老弱男女，皆手舞足蹈，以迎其軍。

此亦勢所必至，理所當然也，波士頓被英軍佔領，於茲十又一月，市民苦於英兵之專橫惡辣，目覩幾多侮辱暴虐舉動，如捕無罪之婦女，侮辱於大眾之前等等，十一個月之歲月，全屬慘憺黑暗，今賴華盛頓之神威，擊退可憎之英兵，市民得重見光明，高枕無憂，其狂喜之情，固迥異尋常也，故華盛頓一至，市民卽圍而迎之，歡欣雀躍，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一方面，聯合會議中，六月七日，利查得亨利李，提出意見書，倡言：「合衆殖民地，應宜言改建自由獨立國，與大不列顛解除政治上之聯絡」。此議一出，議論紛歧，主張爲時尙早者，有之，駁斥反對者，亦有之，雖以七對六之比，勉強通過，猶再三慎重，暫不發布，待最大多數贊成時，再行決定，乃同月十一日，始在佛蘭克林博士以下，約翰亞丹斯，拓馬斯居發遜，羅嘉夏曼，羅巴提亞爾，李温古斯頓等，爲獨立撤文案之起草委員，從事起草。

同月二十八日，獨立撤文案起草委員，向聯合會議報告脫稿後，更將居發遜所草之撤文，交由林柯隆博

士與亞丹斯二人，加以修正。

結局，向聯合會議提出之檄文，大致不外攻擊英政府之虐政，非難買賣奴隸，攻擊英王對於禁止買賣奴隸之法律案，不予裁可，最後以「……吾人於是宣言自由獨立」一語爲結，當時，刪去二三過激之文句，即以原文，提出會議，徵訊各州之意見，至是，或係時機已熟，亦未可知，結局，全場一致可決，略加修正，決於七月四日採用，於是，十三殖民地始成爲「亞美利加十三合衆國」，而宣言獨立矣。

是日，聯合會議，雖禁止旁聽，祕密討論，而會場之外，愛國人士，仍如山積，大呼「自由自由」，隨時注意會議情形，時間一刻一刻過去，會場內外，緊張莫名，正午，自由獨立宣言之議案，既邀可決，由一議員發出，「可決」之信號，會場內所置之警鐘，即隨之亂打，報告場外民衆，議案通過，於是，數萬之自由愛國者，皆連呼「自由獨立，自由宣言」。狂喜莫名，場外歡聲與場內鐘聲，內外相應，而會場內外熱狂之愛國者，竟至夜半，猶不肯去，且不問相識與否，輒攜手而狂舞焉。

自是，好愛自由獨立之士，更加呼吸自由，聯合會議，又復公布檄文，朗讀於軍隊之前，軍隊聞之，亦喝采歡呼，竟使郎讀之人，一時屹立不動，於是，誓與軍隊盡力維護此項檄文，而同時報上街頭，亦有熱狂愛國者表示慶祝之演說，以傳播此可欣可賀之消息於十三州之人民。

至是，一般人屢望調和，妨礙戰爭活氣之心理，乃完全消滅，而快活自由之氣象，則忽然發生，自由愛國者之志氣，更爲之促進，而勇往直前，雄心勃勃矣。

當時，獨可憫者，王黨中人也。若輩多擁資鉅萬，切望糾葛早日解決，今既大失所望，而新政府之法令

，又處之以禁獄罰金，沒收其財產，今昔相比，判若天淵，雖云時勢使然，莫可如何，亦殊可憫也。

資倫敦與朴林斯頓之戰

英將哈武，由波士頓退却後，即滯留哈利發庫斯，會其兄哈武 (Admiral Howe) 艦隊長，由英本國率兵來援，由德國募來之傭兵，亦參雜其中。庫林頓將軍，亦由摩爾圖利堡敗退哈利發庫斯，於是，英兵合計三萬餘人，聲勢大振，哈武互相連合，擬由隆谷穿蘭道路，向紐約進攻，華盛頓早知其計，集兵紐約，防衛該市，時美軍堪上戰綫作戰者，不過五千餘人，華盛頓之苦心，可想而知矣。

其間，英軍既已渡河，向紐約前進而來，華盛頓布陣哈倫丘上，英將哈武，知其堅固難陷，繞至哈倫丘之背後攻之，時，華盛頓軍，開過去隆谷愛蘭之役，美軍敗北，士氣沮喪，加以全軍四分之一，皆為病魔所苦，不能持械作戰，華盛頓知己知彼，認為「以少弱之兵，當敵之大軍，必無勝算，不如目前不戰而退，以期他日之勝利」。遂率全軍向懷提朴倫斯退却，英兵見狀，士氣大振，當即隨後追擊，與一部分美兵交戰，而擊敗之，華盛頓不得已，更向諾斯卡斯爾之陣營退却，英將哈武，復加追擊，激戰之後，諾斯地方，亦為英軍所陷，時十一月十六日也。

於是，華盛頓不得已，更退至瓦加塞，知敵將向菲列得爾菲亞前進，欲遮斷之，會英軍司令孔鄂利斯率兵六千餘人新到，追擊華盛頓之軍隊，至三星期之久，當時美軍，無力作戰，一被追擊，惟有逃之一途，且美軍之中，足下無靴者多，長途退却，足力疲乏，甚至兩足流血，一踏冰地，即留血痕，其狀之慘，實非言語所能形容，尤其是美軍後衛，距敵前鋒，不過數步，亦無向敵一戰之勇氣，華盛頓備嘗辛苦，始達得羅耶

亞，旋由得羅耶亞乘船赴菲列得爾菲亞，英將哈武聞之，計劃一俟河水結冰，即一舉而攻陷菲列得爾菲亞。是時也，美軍襁褓不堪，前途絕望，人數不過數千，擁有財富與勢力者，皆去美軍而左袒英軍，尤其是新英蘭之大都會，如紐約如新坡特，皆已落敵手，今也，菲列得爾菲亞，亦被哈武攻擊，危在旦夕，愛國者之厄運，實達極點，愛國者之苦心焦思，亦可謂至矣盡矣。

當時，華盛頓深知有勝敗由天，試行一戰，以振士氣之必要，聖誕節之夜，風雪霏霏，裂肌刺骨，船行冰塊之上，破碎可虞，華盛頓亦不之顧，竟率二千四百精兵，渡得羅耶亞河，攻擊滯留波士頓之德國傭兵陣營，時由德募來之傭兵，正大張宴會，慶祝聖誕，忽遭攻擊，即告敗北，於是，華盛頓遂斬其隊長，俘千餘人，徐歸陣營，時，十二月二十六日拂曉也，是役，美軍僅死四人，既獲勝利，沮喪之愛國熱，猛烈復熾，援兵增加，滿期兵卒，亦留隊中，願意參戰，士氣大振，英將哈武知之，大加戒嚴，召還將回英國之孔鄂利斯，大整軍備，以對美軍。

華盛頓在波士頓勝利後，閱數日，復渡得羅耶亞河而去，時駐波士頓之英將孔鄂利斯，一再挑戰，迫華盛頓一決雌雄，華盛頓以時值日暮之後，小戰一次，即收干戈，以待明日，當時，華盛頓心中，以為彼衆我寡，兵力大相懸殊，戰亦不克取勝，於是，心生一計，先派哨兵至陣營各處，燃燒烽火，暗中乘夜，率兵波士頓，向朴林斯頓進發，英軍不知，待天明觀察敵陣，美軍已去，不見隻影，華盛頓妙計莫測，孔鄂利斯亦不得不為之呆然也。

當時，華盛頓欲離開資倫頓，而攻擊朴林斯頓之英軍，美軍正向朴林斯頓進軍中，忽遇為援助資倫頓之

孔鄂利斯而來之英軍，於是，互相衝突，而激戰從此開始矣，當時，美軍武器不足，輒露敗色，華盛頓見狀，不勝遺憾之至，認爲除捨身誓死，背城一戰而外，別無良策，乃奮然而起，身先士卒，向英軍陣地突進，部下見之，士氣大振，咸呼：「不可失我大將」，爭先恐後，華盛頓而向敵陣突擊，兩軍混戰力鬥，美軍奮不顧身，結局，英兵不支，捲旗而退，華盛頓奮然而起，卒鼓舞美軍，獲占勝利，俘英兵二百餘人，此實一七七年一月六日事也。

是役也，美軍雖克制勝，而糧盡食絕，睡眠不足，疲憊既達極點，殆難前進一步，華盛頓極力鼓勵士卒，始得急速行進，安抵摩里斯頓之小山，至是，遂先整其冬營之準備，以培養士氣焉。

華盛頓自此次勝利後，忽爲全世界所稱許，歐洲各國國民，皆以「救國者」呼之矣。

法國承認美國獨立

其間英軍屢次大敗，英將巴果英 (Byrnyne) 之計劃，完全齟齬，當其由加拿大退去也，先派森特聶嘉部下一隊前進，命彼先陷斯旗拉堡，維破美軍於摩克谷，然後在亞爾帕尼，與其軍聯合，聶嘉從其命，向斯旗拉堡進攻，美將亞諾爾德來援堡兵，忽以權謀欺聶嘉，當時，美軍中，捕獲一有才之王黨少年，亞諾爾德謂之曰：「汝若宣誓願歸聶嘉軍中，散布美國大軍，現已來援之消息，則可赦汝，如何？」少年諾之，亞諾爾德先於少年衣上，穿槍孔數個，追還聶嘉軍中少年馳至聶嘉軍中，謂軍中人曰：「予被敵人破擊如此，幸得逃歸」。聶嘉知之，呼少年至其前，問之曰：「敵之人數幾何？」少年仰天而指樹葉，聶嘉見之大驚，遂不敢一戰，棄天幕及大砲全部而退，於是，巴果英之計略，完全失敗矣。

此外，巴果英又命博姆上校，往奪白陵頓美兵之武器糧食，八月十六日，美將石達克 (General Bark) 知之，急集剛勇民兵防戰，石達克一見英軍至，即謂士卒曰：「請看，赤軍來矣，今日不破敵人，石達克之生命，必不保矣」。民兵感其言，奮勇戰鬥，卒擊退博姆上校部，俘虜六百餘人，於是，巴果英之計略，又告失敗矣。

巴果英經此兩次失敗後，既不能得到兵器糧食，又無由求得援兵，已到最後關頭，勢將莫可如何，乃彼大怒之餘，意欲挽回失敗，一決勝負，九月十九日，美將格直率軍，攻擊沙拉托噶附近之白米斯丘阜，格直亦善戰，兩軍混戰，殊為激烈，雙方精兵，不相上下，入夜，勝負猶未能決，互相對峙，至兩星期之久，各據陣營，固守不動。

其後，英軍糧食日缺，不能長久支持，英將巴果英，乃召集諸將，而謂之曰：「現在惟有於速戰速退二者之中，擇定一途，不識諸君之意，究將何擇」？諸將不知所從，相視不言，於是，巴果英乃奮然而起，大呼：「現在我軍，除進而啓發戰端，別無良策」？言已，親立陣前指揮，諸將亦隨之開始攻擊，一方面，美將亞諾爾德，自前次戰爭以來，司令之職，無故被免，衷心不快，苟有機會，輒欲奮戰，以驚敵我之耳目，今也，奮戰之時至矣，兩軍再交干戈，彼竟欣然微笑，奮激若狂，一對部下頒發命令，即單身躍入亂軍之中，今也，彼被免職之一念，竟成爲使其博得稀世聲名之動機矣，彼躍入亂軍中，大顯其狂奮迅之勇，勇猛果斷，以不可當之勢，驅逐敵人，美軍司令格直見狀，妬其獨奏奇功，欲命亞姆斯特隆古上校，召彼歸來，無如其時，亞諾爾德既深入敵陣，無法可以召還。

當時，亞諾爾德，雖被奪去交戰之權，甚至司令之職，亦遭罷免，但彼之愛國精神，始終熱烈如熾，毫不介意，卒任良心之驅使，單獨奮戰，部下見其忠勇，亦欣然從命，猛攻英軍，英軍以勢不可當，亦悉退陣營以避之，德國傭兵，甚至隊伍全亂，潰散而逃，是時，亞諾爾德，足部雖再受傷，勇氣未嘗爲之稍挫，勇猛不屈，卒驅英軍，而獲全勝。

英將巴果英最後之決戰，亦徒成泡影，大敗後，欲向賽特噶爾退却，而四面皆敵，無路可逃，印度兵與主黨中人，叛之而去者，日多一日，尤其是糧食益缺，飲料水亦欠充分，加以美軍布陣於各處砲台，瞰制英軍陣中，砲擊不絕，英兵之胆，爲之寒矣。

至是，巴果英亦束手無策，再集諸將開軍事會議，詳述英軍悲境，而謂諸將曰：「現在鄙意認爲除投降降而外，別無良策，不知諸君意見如何？」其時，美軍放出之十八斤砲彈，適落於會議桌上，悍然爆發，危險莫名，於是，衆議忽決，士卒六千餘人，全部繳出兵器，陣中高揭旗幟，表示投降。

美兵見狀，歡聲如雷，即行進入英軍陣中，巴果英先解其劍，交美將格直，格直受之，旋復由格直還諸巴果英，於是，英軍投降之儀式，遂告終了。

此次戰勝之消息，一度傳至合衆全國，舉國歡騰，頓忘從前之艱辛困苦，人民咸有喜色，在此歡欣鼓舞之中，交戰第三年之歲月告終，而第四年之一七七八年至矣。

先是，一七七六年，即在開戰之第二年，英國一般人士，深覺有與任何一國大國交際，仰其協助之必要，於是，聯合會議，遂派委員三人至法，密謀與法締結同盟，三委員者，即佛蘭克林及丁（Deane）與李（Lee）

三氏是也。

三人先渡法，述美國經過之情形，求法援助，法國允諾，密祕輸送金錢人員至美，誓予援助，如拉發耶特侯者，亦馳至美軍軍中，大盡厥力，至一七七八年，法國遂公然承認美國獨立，與美結通商防備之約，其年二月六日，互相批准交換。

此事傳至全美，美人雀躍狂喜，稱快慶祝，英國方面，有心之士亦主張從速媾和，謂：「現在徒事繼續戰爭，愚之至也，吾人不可不承認美國獨立，以結互相通商之條約」云。當時，英國政府，頑迷不誤，猶斥其說，而仍欲藉干戈，以保權勢，時法國將校德斯丹 (Cant. D. Estsing) 伯爵，任副艦隊長兼陸軍司令，率艦隊抵那拉港塞特灣，美軍士氣大振，其勢益盛。

於是，美法聯合軍，戰必勝，攻必克，在開戰第五六七年中，其勢繼續不衰，其間，美國大陸聯合會議，雖發行紙幣二億元，而價格非常低落，以四十元之紙幣，不過換得正金一元，物價騰貴，達於極點，一雙之靴，價格漲至六百元，士兵一月之餉銀，不敷一餐之需，理財學者白利氏，敘述當時之狀態，謂：「在飯店一餐，所需紙幣，須以三頭壯牛負之。」由是可知當時美國之窮困矣，加以英人偽造大陸紙幣，真贗難辨，致美國各處，嫌惡大陸紙幣，通用甚屬困難，因之，士兵之流，困窮達於極點，為不平而迫及政府者日衆，例如摩里斯頓陣營中賓夕法尼亞之數團，主張期滿，要求解散，因政府尙未發餉，若輩竟欲以槍桿索之，一千三百餘人，結隊向朴林斯頓出發，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合衆國當局之苦心，實非言語所能形容也。

美國情形，既如上述，英國方面，亦同樣窮困，同屬交戰國家，要亦理之當然，當時，如英國者，亦每

每恃其強大之海軍力，闖入中立國船帕，以探戰時禁賣品之有無，不法不當，在所不顧，致俄國女帝卡特利(Catherine)不能默從其不法之行爲，與丹麥瑞典，締結有名之「戒嚴中立」同盟，採取所謂「自由船舶，載運自由貨物」之政略，主張雖在戰時，中立國船帕，亦無被交戰國捕拿之憂，而運輸商品，荷蘭旋亦加入，且欲與美結通商條約，於是，英國一方面，以美爲敵，互相交戰，同時，在歐洲方面，對於此等國家，亦須整其戰備，因此，在本國附近，亦需多數海軍力，至是，英國亦陷於極困難之境遇矣。

英國既四面受敵，對於既閱七載之英美戰爭，不免稍感疲倦，一方面，美法聯合軍，勢益旺盛，南北激戰與海上戰爭，皆連續大勝。

當時，華盛頓乘機欲一氣佔勝，以鞏固美國之獨立，一七八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擬以美法聯合軍，擊破孔鄂里斯於約克頓流布「美軍向紐約前進」之虛報，以淆惑英軍總督庫林頓，華盛頓親率一萬六千餘人，向南方推進，布陣營於約克頓。

華盛頓在約克頓，築砲台數座，激烈砲擊市府，復放紅熱彈，焚毀港內船舶，一方面，美法兩軍，又復各焚英軍砲台一座，當時，美軍多露天而臥，所有天幕，則舉以供給法軍，以盡賓主之誼，美法聯合軍，包圍敵堡，竟達三重，水洩不通，嚴重無比，分兵三縱線，延長一英里以上，第一綫由華盛頓指揮，第二綫以羅維波伯爵爲司令，激烈攻擊英堡。

英將孔鄂里斯，知不持久，由堡內試行反攻，與美法軍大戰，卒爲美軍所敗，再退堡中，孔鄂里斯企圖乘夜突破法軍戰綫，渡約克河，與在紐約之庫林頓軍合併，既着手實行，其一分隊，亦已渡河，會遭遇猛烈

之暴風雨，其餘英兵，莫之能渡，既渡之一隊，亦無所措其手足，千辛萬苦，結局，翌日又不得不退回堡內，於是，孔鄂利斯之計劃，亦成畫餅矣。

至是，孔鄂利斯，除待庫林頓之應援而外，別無希望，而庫林頓之來援與否，又在不可知之列，現在彼既恃其所難恃，除力謀持久之策而外，別無良法矣。

乃聯合軍之砲台，漸次移近英堡，砲擊益加激烈，至是，孔鄂利斯，亦計窮力絕，舍投降而外，無法可施矣，於是，乃於十月九日，由殘兵七千餘人，全部繳械，以表投降之禮焉。

華盛頓見狀，莞爾微笑，彼固寬厚仁慈之士，當時洞察英軍心情，誠恐傷其感情，即集部下士卒，而戒之曰：「決不可對投降之人，表示輕蔑之意，決不可見其繳械示降而笑之，若有此類行爲，不免貽笑後世也。」由此亦可想見華盛頓富於一視同仁之愛矣。

於是，美法兩軍，向英堡前進，列爲二縱綫，英兵悄然徐行，表示投降之禮，約克頓市民，欲瞻仰英將孔鄂利斯之風采，環堵如山，萬頭攢動，孔鄂利斯心痛羞恥之餘，稱病未出，由鄂哈拉將軍，代理交劍於華盛頓，而投降儀式，遂告完畢。

孔鄂利斯既降，英美兩軍，皆以爲戰爭完全結局，尤其是美國國民，一聞孔鄂利斯投降之消息，即欣喜雀躍，慶祝戰勝，竟忘其苦難，咸慶美國已獲自由，如非列得爾菲亞，深夜更夫，一面報告二時，一面大呼：「孔鄂利斯已降」，且呼且走，市民聞之，夜半擁出戶外，遊行道中，家家戶戶，燈光燦然，市中各處，歡聲如雷，自由獨立之聲，不絕於耳，相傳當日聯合會議之老傳達，過於喜悅，竟至喪命，聯合會議據報孔

美國獨立戰爭

鄂利斯投降，即開會感謝上帝。

英美交戰七年，今以孔鄂利斯投降，始告閉幕。茲將其間美國十三州動員之兵數，示之如次。

馬薩諸塞。	六、七九〇七
科內提卡特。	三、一九三九
弗吉尼亞。	二、六六七八
賓夕法尼亞。	二、五六七八
紐約。	一、七七八一
馬利蘭。	一、三九一二
新罕普什爾。	一、二四九七
新澤西。	一、〇七二六
北卡羅來那。	〇、七二六三
南卡羅來那。	〇、六四一七
羅得島。	〇、五九〇八
佐治亞。	〇、二六七九
得拉韋爾。	〇、二三八六
合計。	二二一、一七九一

英國媾和條約

美軍大敗孔鄂利斯，舉國歡騰，額手稱慶之時，英國則在歐洲方面，不得已，又將與法蘭西西班牙，荷蘭諸國，兵戎相見，同盟艦隊，已侵入英吉利海峽，威脅愛爾蘭海岸，英本國在歐美兩洲，皆遇大敵，困難情形，難以言喻，當是時也，喬治三世陛下，適接孔鄂利斯降敵消息，明日國會開會之際，即以此種噩耗，報告議員，要求國民協同援助，以當國難，議員等拜聽之餘，貴族院方面，即由謝爾班 (Shelburne) 執牛耳，衆議院方面，即由帕克執牛耳，開始攻擊政府，衆議院議員，甚至非難對美洲主張權利之拙劣淺陋，英國國會上下紛爭之際，地中海最良之海港，同時又爲英國船舶停泊場所之米諾爾加，竟於一七八二年二月，被法佔領，當時，例如在國會中爲美國辯護之孔威，則對於英美之戰，提議應由英國進而媾和，大發議論，責問政府當局，首相諾斯爵士，知其力不能支配兩院，辭職而去，羅京幹侯爵繼任首相，年終亦告死亡，其後，謝爾班新任首相，彼固繼承其先輩洽丹伯爵之意見者，當初即主張本國與殖民地不可分離，今見繼續戰爭，到底無益，遂自行提議媾和，國會方面，亦自不待言，一致贊成，予以可決，於是，即向美國着手談判。

因之，美國亦派媾和代表，兩國代表會於法京巴黎，開始媾和談判，此次談判，美國僅要求獨立，英國則誠心希望和平，互相讓步，別無困難，最困難者，第一、英國不願以新芬蘭之漁獵權，讓諸美國，其次，則爲英國向美政府，要求賠償王黨戰爭損失之條件，關於以上兩點，結局，英亦讓步，此外，美國一度要求割讓加拿大，結局亦自動撤回，談判進行之順利，出人意表，一七八三年九月三日，英美兩國，竟拋棄多年之糾葛，締結和約，於是，美國之獨立，遂得英國確認矣。

英美和約，雖告成立，美國國步艱難，實達極點，蓋自獨立戰爭發生以來，於茲七載，其間，不論有意無意，皆以戰爭爲唯一之職業，因此，如貿易製造農業等等，完全放棄不顧，戰禍所至，村落被焚，市壁毀壞，田園荒蕪；皆成原野，欲恢復舊時之隆盛，戛戛其難，加以鉅額外債，無法償還，國庫空虛，紙幣大跌，大陸紙幣，殆與廢紙無異，至於士兵餉銀之類，在此種狀態之下，自然長久積欠，更不知何時始能清發也。

在此種情形之下，中央政府，權力微弱，不能駕馭各州，因此，各州政府，互相軋轢，輒有分離之勢，士兵無知，又復迭向議會，要求發餉，不能得到滿足之處置，其中往往顯出不穩之徵兆，乘機思逞之外國，又復虛構事實，妄造謠言，國會之命脈，亦在危殆之中，當時愛國者之心中，亦云苦矣。

於是，一般識者與議員之間，一致認爲非先制定憲法，鞏固中央政府，增大其權力，以剷除各州之四分五裂與一切災難不可，非整理財政，以鞏固政府之信用不可，非用圓滑手段，處理外交，以宏貿易之實效不可。

因此，一七八七年五月，各州所選議員，會集菲列得爾菲亞，先議制定憲法，時華盛頓被選爲議長，議員各持其說，意見分歧，議場騷然，難望決定，佛蘭克林見狀，以爲無論如何，各州所選議員，既任此榮譽之職，不宜有此舉動，如此騷擾，殊不雅觀，因提議「今後每朝着手議事以前，先由法師祈禱上帝，虔求神慮，全體禮拜，以靜其心，然後開始議事。」全體議員，亦表贊同，決自翌日實行。自後，彼此之間，殊屬圓滿，遂於九月十七日，議定憲法草案，此即今日猶適用於美國之合衆國憲法也。

當時議決之憲法草案，更交付各州，徵詢一般國民之意見，各州中之盟約黨，則謂：「此種憲法，加大中央政府之權力，可使聯邦對內對外，日臻強盛」表示贊成，州權黨則謂：「強大中央政府之權力，要之，無異於樹立君主政府。」非難反對，於是，又復議論紛紛，各持其說，不易決定，至一七八八年，十三州之中，已有九州批准，至是，始漸有制定憲法之徵兆，明年，北卡羅來那州，先予批准，其餘三州，亦漸次批准，既得十三州全部批准，此不磨之大典，遂於一七九〇年，宣告制定焉，茲揭當時憲法之大綱如左：

1. 凡屬關於國家全體之法律，須經兩院決議。
2. 兩院之一，定名為元老院，其他一院，稱為衆議院。
3. 兩院稱為合衆國之國會。
4. 國會每年應開會一次。
5. 元老院議員，由各州立法院選舉之。
6. 衆議院議員，由各州人民選舉之。
7. 法律由合衆國高等法院之推事，負解釋之責。
8. 行政之責任，由大總統負之。
9. 大總統每四年選一次，以複選法選舉之。
10. 大總統有不認可之權。

11 大總統對於兩院之決議，行使不認可權時，若兩院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不再予可決，應屬無效。

12 大總統爲陸海軍大元帥。

13 大總統有任命文武官員，締結條約之權，但須得元老院之承認。

14 大總統與副總統，同時選舉之，大總統在任期內死亡時，由副總統代理之。

15 各州關於州內之事務，得獨立自由處理之。

16 關於國家全體之事務，由中央政府掌理之。

憲法既經制定，於是，北美合衆國乃新組政府，定期一七八九年，實施此項憲法。

華盛頓就任第一屆大總統

合衆國獨立成功後，舉國衆望，咸集於華盛頓一人，開國之初，國步艱難，全國國民，皆欲戴之爲元首，乃華盛頓之目的，在國家之利益，非一身之私利，爲一己之利益，而犧牲國家之利益，彼所最惡者，因此，決然拒絕國民擁戴之願望，一七八三年，英美講和完成，彼卽於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辭去大元帥之職，退隱鄉里，從事農事，以渡其平穩之歲月。

但開創之初，端賴賢良，國家決不許其久居草莽，安閒高蹈，及合衆國憲法制定，設置大總統之時機到來，全國國民之信愛熱望，咸集其身，卒舉之爲第一屆之大總統，時一七八九年四月三十日也。

華盛頓就任之初，國庫仍告空虛，政府信用墜地，土蠻侵擾國境，海賊掠奪美船，加以，美人爲亞爾吉爾人所捕者，呻吟於該國獄中，西班牙又復拒絕美國國民巡航密士失必河，英國雖曾與美媾和，以立於對等

地位爲辱，不派公使，亦不締結通商條約，在此種情形之下，北美合衆國開國之初，真所謂國步艱難，內外多事也，國難如此，不識華盛頓何以處之，以下試略述其施政方針，以爲是篇之終結焉。

整理財政 華盛頓就任總統後，即舉用當時與彼合稱美國三傑之居發遜及哈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二人，以居發遜爲國務卿，任哈米爾頓爲財政部長，二人亦助華盛頓處置國難，先是華盛頓採納哈米爾頓之意見，計算戰爭中由各州借入之債額，定償還到期內外國債之議，又對於輸入品與國內釀造之酒類，實行稅課，以充償還內外債之基金，此外，更在菲列得爾菲亞，設立造幣局與國立銀行，藉此等手段，力謀鞏固合衆國之信用。

外交方面 至於外交方面，則首先爲對英問題，當時，英美和議成功，爲日雖淺，而兩國之間，又復發生糾葛，即英國以美不還債務爲理由，非難美國，美則列舉（一）英軍押送美之黑奴。（二）英國既與美媾和，仍未撤除兵營。（三）壓制美之水兵等等。以迫英國，情形險惡，勢將交兵，華盛頓乃派推事謝爲特派大使，至英，締結各種條約，以謀防止後患，時一七九五年也。

同年，對於西班牙，亦締結一種條約，取得密士失必河通航之自由，劃定當時西班牙所領佛羅里達（Florida）之國界，又與亞爾吉爾締結條約，釋回被捕繫獄之美人，且獲得美船自由往來地中海經營貿易之權利。

此外，對於法國，就人情而論，美人當然對法同情，及英法間，以干戈相見，美國即時援法，亦屬當然，華盛頓固深知不易制止，惟彼既以不與歐洲一切國家締結攻守同盟，爲美國之直正政略，自不得不斷然採

取局外中立之策，此種舉動，在法國國民方面，誤認爲反面無情之態度，亦未可知，而華盛頓則認爲美國之政略，斷然宣布中立，當時，法國駐美公使則勒之流，不僅恃美人之同情，在美國各港，捕拿英國商船，加以虜裝，且計劃唆使美人，抵抗英國政府，華盛頓以法使此種態度違法，卽向法國政府談判，使其召還則勒，諸如此類，無論如何，非華盛頓，不能斷行，以上所述，皆華盛頓在職中所執行之要件也。

華盛頓前後在職八年，一七九七年，辭職回瓦隴山麓之鄉里後，卽以農爲樂，安享餘年，閱二年，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遂與世長辭，時年六十有八，美國國民，一聞噩耗，如喪考妣，哀悼莫名云。